

国门

报告

耀文/著



[第一部]

海关稽查纪事

-----[第一部]-----

国门报告

第一部

——海关稽查纪事——

耀文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门报告/耀文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10

ISBN 7-80145-620-3

I. 国… II. 耀…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181 号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22.25 字数 350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620-3/D

定价:39.60 元(一、二部)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有征减扣退的权力，肩负着为祖国把关和服务国家经济的双重使命，我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三就来自海关征税。

海关分三类：边关，即陆路海关。分布于我国22000公里的国界线；海关，分布于我国18000公里海岸线；第三类是既不靠海也不靠近国界线的内陆海关。

[国门报告]

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有征减扣退的权力，肩负着为祖国把关和服务国家经济的双重使命，我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三就来自海关征税。

海关分三类：边关，即陆路海关。分布于我国22000公里的国界线；海关，分布于我国18000公里海岸线；第三类是既不靠海也不靠近国界线的内陆海关。

长篇纪实文学

国门报告

【第一部】



耀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国门报告]

达海市星光集团总裁方家骆，为了达到大宗走私畅通无阻的目的，不惜花重金、美女，企图拉拢海关关口负责人、并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窃取海关卫星监控系统的绝密技术数据。

公安局副局长孙威与海关稽查科长李似神，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海关关长李振纲的密切配合下，排除千难万险，追缴回被盗绝密数据，将带有商业间谍及走私集团性质的主要干将周浮云、依娅云丽斯、赵诗鸥及其头目方家骆抓捕归案。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悬念迭生，热情讴歌了我公安干警及海关官员的光辉形象。

责任编辑：曹杨

李棟設計

010-62200706

第一章

浴室的灯光柔和得有些缺少朝气,软绵绵地或曰是温柔地照着周浮云涂满了浴液的芳躯,照耀得浴液泡沫状的清爽发出轻微的叹息破灭并飘落。哼着一支电影名曲,周浮云打开喷头,让自己充满了芬芳的躯体淋浴在哗哗的且散着热气的净水之下,自然地也让那一支哼着的名曲流淌出缭绕着的芬芳。

周浮云从浴洗间走出来,身上非常地简洁和干净,干净得一丝不挂。在这套大门落款已是周浮云的姓名的公寓里,浴洗过后的她通常都是一丝不挂。周浮云觉得没有必要穿上衣服的累赘,因为她认为,公寓的门和窗纱,就是她最为宽松也是最为安全的裙裾。

姿态优雅地坐到梳妆镜前,优雅的姿态的确俨然是一位明星演员的姿态。就算没有旁观者,周浮云也从不浪费自己呈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和环境。手势准确而轻松地梳理着她那一头不长也不短的秀发,同时也梳理着这一刻并不流畅的思绪。周浮云无言地对镜中的自己表演了一个“嫣然一笑”。周浮云其实非常地欣赏自己胴体呈现出的鲜亮姿色,欣赏的程度差不多接近于“自恋”的程度。不过,周浮云更欣赏自己的“嫣然一笑”或曰“回眸一笑”。也差不多正是有了这样的笑,使得周浮云在

来到北京之后,许多次的危难因之而转危为安。事实上,周浮云全身洋溢着或曰释放着的美是动人的,周浮云的笑脸每每葵花一样盛开之时就不是动人而是醉人了!曾有不少的影视评论家,特别是北京的影视评论家,在评论周浮云在剧中表演水平的优劣之后,总要在行文的结尾加一段有关周浮云姿色美方面的结语,比如“周浮云外在的条件无可挑剔”、“周浮云是中国女演员中不可多得的美人坯子”等等。应该说周浮云的姿色和她的演技一样,接近完美无缺让人无可挑剔。周浮云把自己的一头秀发梳成飞瀑直下的形状,并似乎能感应到从这飞瀑之上溅落的朵朵水花,已幻化成只只红黄蓝绿的彩蝶,纷飞 to 理想的空间之内,点缀成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或是成为自己某一条裙子的花边。周浮云把自己的眉毛描成两道弯弯的堤坝,而将双眼通过黑底蓝边的手段处理成地道的两汪湖水。这湖水是清澈而又明快的,这湖水是火热而又含情的,清澈明快得就同两只透亮的玻璃容器,火热含情得就是两支动听的情歌。周浮云把自己的双腮涂成新荷初开的色彩,芬芳而又鲜嫩,可以招至阳光前的雨露也可以伴和款款蜻蜓的点水之韵。周浮云把自己的两片嘴唇抹得鲜红欲滴,勾了淡淡的黑色唇线。她懂得这种效果在灯光的照耀之下显得十分地光洁和富有青春气息。

想了很久,周浮云还是从皮箱的底层翻出了那一套草绿色的三件套裙。这套三件套裙是真丝的,也是两年前周浮云从达海来北京时穿的衣服。这些年,周浮云没再穿过,此刻穿上,似乎又找到了某些早已不在的感觉。周浮云知道,在达海,有一个叫韦高的男人最喜欢她穿这套裙子。周浮云当然也知道,此刻来北京请她回达海的男人方家骆总裁,也是从欣赏这套出色的裙子开始才渐渐欣赏起自己的。

方家骆几个小时之前还在周浮云的房间,谈了许多话,谈得

充分地细心和周到。周浮云明白,方家骆与人谈话的水平很高,非是一般人差不多等同聊天那个状态,而是接近所谓的“那种演讲艺术”或曰“天生的口才”。一个下午的长谈令周浮云感到枯燥的同时也感到某种超前的担心和惧怕。当然,在这一个下午,周浮云也似乎明白了方家骆从没在她面前显露过的不怒自威的面孔,说明着一种危险危难共生着奢侈豪华生活的禅机。周浮云相信自己有能力破译和读懂这禅机的正反两面,就同能略一留神便能读懂方家骆之于自己的所有图谋。

等到周浮云不住地保证式地点头决心式地点头,方家骆板着的面孔才组织出了轻松的微笑。周浮云是熟悉他的这种微笑的,就同熟悉自己的“回眸一笑”。方家骆笑过之后就说,来吧我的达海美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双重性的,语言的交谈往往是交待什么问题,交换什么意见,交换什么思想,而形体的交谈则是交换彼此的需要。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周浮云已经习惯了与方家骆进行所谓的形体交谈。当然,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周浮云不敢不服从于方家骆的旨意,或曰不愿违背方家骆所提出的形体交谈的要求。周浮云明白服从方家骆将会给自己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因而每每都能兴奋无比地与方家骆共同营造着形体交谈之时应该有的感觉和状态。

收拾好最后的一件行装,也收拾好一直都有些紊乱的思绪和心态,看一眼表,时针已经指向午后两点半钟。

有“妹妹找哥泪花流”的音乐响起,周浮云听到后,知道有人按动门铃了。开开门,果然,门外便站着一位看上去非常体面的男人。周浮云一见,那嫣然一笑立刻就有了:“诗鸥,真是你,我开门时还在想,你是怎么搞的,都这个钟点了,不见人来,也不见电话来!”

“浮云，我这不是来了吗！喏——浮云，从来没有看见你穿这套裙子的，看上去太漂亮了！”

“是裙子漂亮么？”

“裙子和人都漂亮！”

“知道你会这么拍我——有什么用？她呢？”

“你是问依娅·云丽斯？”

“是的。她收拾好了么？”

“已经去机场了。浮云，这么多年没回达海了，也没给家里和朋友买点礼物？”

“有钱带回去就行！”

“跟我的想法一样！浮云，走吧，再不动身，班机是不等我们俩人的。”

带上门，锁好，周浮云觉得有一种失落派生出的怅惘。按照常情，游荡在北京这么些年，饱尝了酸甜苦辣人生艰辛，在即将重逢亲朋好友的时间，应该有激动有兴奋有衣锦还乡的感慨才对。再一次地扫一眼淡青色的双重安全门，扫一眼安全门上的那一明一暗的密码锁，周浮云似乎觉得尽管自己现在已在门外，却有许多许多的属于自己的东西仍然被这门锁在里面，任其在里面霉烂腐化继而消失，周浮云明白这许多东西之中最为珍贵的就是自己几年来的青春岁月。

幅度不大地摇摇头，摇掉失落的情绪也摇落润滑在眼角的两滴清泪，仄过头说，诗鸥，我们走吧！

周浮云仄过头嘴唇并没有张开，只是用她那一双灵秀的眼睛看了一眼诗鸥，诗鸥就明白地点点头，下楼要了的士，直奔机场了。

看着机窗之外浮云组成的群山海洋,看着这些群山的飘动和海洋的汹涌,周浮云的心境起伏难平。闭了闭双目,关上窗板,听得空姐充满了一声温和的问话,要了杯加冰咖啡,见邻座的依娜·云丽斯正欣赏性地撕着北冰洋矿泉水的商标,不觉突然地想起诗人冷魂的一首诗来。周浮云想起的这首诗是《飞升》,《飞升》有这么样的几句:空姐的微笑/随着一瓶饮料的商标撕下/飘落/飞升的意象是有了/奈何那一颗太重的心/仍沉睡在某个死角……

默默地读完这几句,周浮云抬手拍了拍前座的赵诗鸥,说道:

“诗鸥,你曾是著名青年诗人的,知道一个叫冷魂的诗人么?”

“你认识他?”

“我问你呢!”

“认识。告诉你吧,我与冷魂是高中时代的同学,我们两个的诗人梦,是在高中时代,一齐放飞的!浮云,你怎么也认识冷魂呢?”

“我唱过他写的歌。”

几个小时的飞行是漫长而又呆板的。周浮云本来把这难挨的时间分成三个等份,睡觉、聊天、看报刊杂志。周浮云明白,睡觉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设想着见到久别的父母之后见到久别的亲朋旧友之后的那种激动场景。周浮云忘不了几年前她告别亲朋好友前往北京时分手的一幕,那一幕是叫人魂牵梦绕的,那一幕是叫人心酸眼热的。周浮云知道自己的硬性离去曾给父母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是此才想到用这种突然地“从天而降”给父母带来惊喜倍至的幸福。想找一找这样的感觉,或者说是想小憩一会儿,周浮云摘下了宽边墨镜,站起来,走着去一趟洗手间做一

下小憩前的准备,没料想这时在乘客中有一个男青年认出了她,试着大喊了一声:

“周浮云!”

周浮云回过头站住了,问道谁在叫我的名字?站起来青年此刻已经激动不已,大声地叫喊道:

“大家快瞧呀,她就是演过梅妞儿的明星周浮云!”

“是的!是性感明星周浮云!”

果真是她!果真是青春明星周浮云!

听到这此起彼伏的赞叹式呼喊,周浮云有些受宠若惊,她没料到在自己飞回达海市的班机上,有人一眼就认出了她!周浮云向站起来的人群扬扬手,分明地已经意识到了眼角在渐渐地发热,她明白这即将涌出的泪水并不是为了即兴表演的需要。

周浮云,得了百佳大奖之后,这么多年,怎么再也见不到你了?

周浮云,听说你在北京上过裸体镜头,是真的吗?

周浮云,影视界有人评论你是性感明星,你怎么看待呢?

周浮云,你在北京嫁人了吗?

.....

听得这一声接一声的提问,周浮云微笑以答,她明白尽管中国的语言十分丰富,在这一刻也很难同时回答清众多的问话人,只有自己充满了深情充满了善意的微笑,才能令大家同时得到一种不是答案的满意答案。

机长在这时闻讯而来,让乘客们各自坐定之后,走近周浮云,声音很甜态度诚恳地说:

“周浮云小姐,您能乘坐我的这一次班机,作为机长的我觉得十分荣幸!您也看见了,属于您的崇拜者是怎样地在关心着您!此刻,您能对在这次班机上的崇拜者说点什么吗?”

周浮云接过机长递来的麦克风,嘴唇动了动,没有话语,只有明亮的双眼中那泽泽生辉的泪水。从衣兜中掏出一张香巾纸,抹掉眼睛中的泪水抹平起伏着的激动之后,说:我为大家唱支歌吧。这支歌,是我主演《梅妞儿》时由诗人冷魂作词的一首歌,歌名大家或许还记得,叫《我是你的一个梦》,我这就为大家唱:

有时你把我装在衣袋中
有时你把我揣在胸怀中
大哥哥呀你说过
我是你的一个梦

有时你把我装在信封中
有时你把我夹在书页中
大哥哥呀你说过
我是你的一个梦

我是你的一个梦
我的大哥哥
梦中有星河——大哥哥
梦中有轿飘呀飘哦
要抬就抬妞儿我——大哥哥
.....

室外的天空奔涌着并不响亮的一阵阵雷声,云朵一块块地惊得东逃西窜,周光亮想起身亲手关窗,刚一站起,右肩胛上就一阵疼痛难忍。每到阴天有雨的时间,周光亮的右肩胛就会疼

痛,这种疼痛陪伴着他走过了近二十多年的人生驿站。只要肩胛一痛,周光亮的思绪就会闪回到二十年前南方的那一场战火硝烟。

那是一个大雨纷飞的深夜,西南某座深山之中,战斗仍在持续着。周光亮凭着信号弹照耀,发现了一个藏在树后的敌人正在朝一个战士瞄准,于是,周光亮迅速闪出用身体护住这个战士的同时也朝敌人打了三枪!敌人的枪当然也在这时候响了三下,一粒子弹从左肩上飞过,一粒子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一粒子弹穿透军衣再穿透皮肉然后卡在肩胛骨里。当时,周光亮感到肩胛骨一麻的同时机智地一仰而倒,压倒那个战士并紧搂住就地急滚,只滚得那个战士娇嗔地说你搂痛我了放开!

听到这一声“放开”,准确点说是周光亮明白自己搂着滚了这么远这么久的是一个女孩,脸红得就像血水染过,事实上肩头上的血的确也在不知不觉中染红了他的面部也染红了女孩的面部。女孩等周光亮松开她,替他包扎好伤口之后,声音温柔得与还在响的枪炮极不协调地说道,我叫白雪,谢谢你救了我!周光亮说我叫周光亮,“周”是跟“同”志的“同”多一个“十”字的“周”,“光”是星“光”的“光”,“亮”是月“亮”的“亮”。女孩说我认识你的知道你是周连长!

数月后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昆明湖畔,轻风拂动着嫩柳的春情,轻舟荡漾着碧波平静。周光亮坐在一处亭榭内,坐等流萤飞亮他眼前的夜景也飞亮模模糊糊的感觉。轻舟上传出的歌声婉转而动听,差不多迷醉了沉在湖水中的月影。

有一叶小舟荡了过来,周光亮起身,感觉着应该归队了,偏偏从小舟上就传出了叫他的声音:

周光亮,到船上来吧!

周光亮转过身,说道:

船妹子，我并不认识你呀！

船上有人认识你的，上来吧！

周光亮说不清为什么便很听话地跳到小舟之上，立刻发现小舟的另一端有一个女子模样的人背对着他而坐。

船妹子……

解放军同志，是这位妹子让我喊你上船的。

那女子缓缓地转过身来，接过船篙，让船妹子上亭榭里歇下，径自撑舟往湖心荡去。

白雪，你这是……

光亮，什么也别问，好么！

那么，你想……

光亮，我只想你能先听我说，行么！光亮，我也是一名军人，知道什么是违犯纪律什么叫遵守纪律。不过，光亮，英勇的周连长，你知道入伍前的我是一个能歌善舞的 W 族姑娘。我爱唱，也爱跳，唱和跳是我们 W 族姑娘必须具备的本领。那一个雨夜，光亮，当你搂着我从死亡的边缘滚回新生的起点之后，我发觉，我爱上你了！光亮，让我做你的女人好么？

白雪，这……这太突然了！

我要的就是这种突然性的进攻！光亮，你说，你娶不娶我？

白雪……

光亮，你是嫌我生得不可爱、不漂亮么？

不，不，不！白雪，你的确是一个非常漂亮而又可爱的好姑娘！我的意思是想说……

光亮，不要说出让我伤心的话行么！光亮，答应娶我做女人，好么？

白雪，我答应你，不过，要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再操办婚事。

不,我不等,我现在就要做你的女人!

白雪,我们……

一道强有力的闪电袭进室内,袭得周光亮头顶的些许白发直颤,同时也令他的回忆中断。周光亮将白雪穿着军装的黑白照片重新放入相框,摆好,室外的大雨瓢泼而下之时电话也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是秘书打来的,问他在这个下午用不用车,如果不用,夫人打算用他的坐车去保龄球馆。周光亮知道,这个“夫人”自然就是指自己现在的老伴牟若梅。周光亮听后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团火气,一连说了三个不行,同时还批示不准给“夫人”派公车。

其实,周光亮现在的夫人牟若梅并不显老,实际年龄只有四十五岁,因为保养得颇为得当,穿妆过后,给人的感觉大约在三十五六左右。牟若梅是在一九七九年才嫁给周光亮的,当时只有二十一岁。据传间接的媒人是个大人物。大人物曾给周光亮打过电话,在电话中大概说过这么一段话,小周呀,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活着的人还得美满满地活着!大家都知道,白雪是个好同志,也是个好妻子!可是,她毕竟光荣了大半年了,白雪要是在天有灵,也会同意你再娶一个女人!目标已经替你选好了,明天我就派人给你送去!周光亮当时就想哭。是因为激动还是感激或是难过,那流泪的一刻,周光亮自己也弄不明白。

周光亮将电话挂好,似乎“气犹未尽”,真的认为牟若梅近年来变了,变得真的是“所谓的夫人”了。

门在这时被人推开,周光亮知道,他的这道门,敢不敲响且一推而进的人,一定不是自己的下级。果然,推门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妻子牟若梅。周光亮见满脸不悦的牟若梅,并没有软下